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4

異鄉人 卡繆著 鍾文譯

瘟疫 卡繆著 孟祥森譯

墮落 卡繆著 孟祥森譯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7112024・7117871・3941960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顧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痖 弦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黃美序・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黃燕德・戴 天 也 斯
景 翔・楊月蓀・蔡進松・莫 渝・鍾 文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何 欣・邱剛健
駱 駝・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黃燕德・吳福成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34



亞爾培·卡繆

Albert Camus

1957

獲獎

卡終。

閒暇時卡繆和其子女在草地上休憩。



卡繆的手稿

de l'collection totale et "restes" ^{si est} ~~restes~~ les uns sur les autres
pour un peu, tout en montrant la place et la grandeur. - être
de la base et correspondances grandeur et pour. Réunis dans
une seule collection, nos points de vue et les deux
parties et de quelle est ~~différence~~ ^{différence} entre la de la base
dans une collection et ^{la base} ~~la base~~ de la "collection" et "reste"
et sur la base de la base et de la base et de la base.

目錄

亞爾培·卡繆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7
異鄉人 鍾文譯	1
瘟疫 孟祥森譯	1
墮落 孟祥森譯	1
卡繆及其作品	83
卡繆得獎經過	109
卡繆作品年表	113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亞爾培·卡繆（法國）

Albert Camus

得獎評語：

「由於他重要的文學著作，在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

色色圖表，應為「校色圖表」及「校色圖表」。

校色圖表。

Yipet Camille

Yipet Camille

Yipet Camille

頒 獎 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法國文學已經不再以它歐洲的地理疆界爲限。從許多方面來看，它使我們想到嬌貴而不可替代的庭園植物，當把它移植到本土以外，儘管傳統與地區的變化對它有所影響，但它仍舊保留着它的特質。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亞爾培·卡繆便是這種演化過程的一個例子。卡繆生在阿爾及利亞東邊一個小鎮，日後他常常回溯到北非的環境，在其中發現影響他童年與青年的一切決定性的因素。即使到今天，卡繆仍念念不忘法蘭西這片廣大的海外領域，而身爲作家的他，也常常回想起他這誕生與成長之地，而顯露出欣慰之情。

卡繆出身於半貧民家庭，他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向生活邁進；他求學的時代，一貧如洗，需要靠種種雜工來維持生活。這是一種艱苦的歷練，但對於他日後的寫實態度並不是沒有用處的，他上阿爾及耳大學，成爲知識份子圈的一員，日後這個圈子在北非抗德陣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最初的一些著作，是由阿爾及耳一家地方性的出版社出版，但在二十五歲那年，他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回到法蘭西本土，不久就以第一等的作家而聞名首都，戰亂的歲月使他早熟了。

即使在最早的著作中，卡繆都顯示了一種精神上的態度，這態度是由他內心中尖銳的衝突所

引起，因為他深感於懷的乃是此世的生活，以及那無以擺脫的死亡意識。這已不僅是典型的地中海宿命論——這宿命論的根源，係認定世間的陽光雖然明媚，但瞬時即逝，注定要被陰雲所遮蔽。卡繆也代表世稱為存在主義的哲學運動，這運動認為人在宇宙中的處境，毫無任何個體的意義，人的處境只是荒謬而已。在卡繆的作品中，「荒謬」二字隨處可見，因此我們可以說它是他作品中的 *leitmotif* (主導主題)，這個主題在自由與責任所交錯而產生的憂苦中，呈現出種種的道德面貌。

薛西弗斯的神話，在卡繆的一篇論文中，已成為代表人類生活的一個象徵。在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把石頭推上山頂，又滾下來，反覆如此，永無終期。但在卡繆的解釋中，薛西弗斯靈魂的深處是快樂的，因為這推石上山的企圖，本身就令他滿足。在卡繆來說，重要的已不再是去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其中包含了去領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

這一段短短的頒獎辭，不允許我對卡繆的精神發展做追溯，而這精神發展一直是令人戚戚於懷的。在這裏我們只能談談他的作品，這作品以完整的古典清明與強烈濃縮，把他心靈發展的種種問題都凝聚起來，以致透過他的角色與劇情，他把他的觀念活生生的呈現在我們面前，而無須另加注解。*L'Étranger* (「異鄉人」，一九四二)之所以著名，原因在此。該書主角，一個政府雇員，在一連串的荒謬事件之後，殺了一個阿拉伯人；隨後，在漠然於他自己的命運下，聆聽死刑的宣判。然而，在最後一刻，他從近乎麻木的消極中復甦。一九四七年的 *La Peste* (「瘟疫」)是一部涵蓋面更廣的象徵小說，主角李爾醫生和他的助手，向落到他們那北非城市的瘟疫做

英雄式的戰鬥。這部著作以平靜而精確的客觀性，做了令人折服的描述，將抗德時期的經驗反映出來，原先對人生已經淡漠的人，由於那邪惡力量的侵入而奮起，使卡繆在書中特爲之讚揚。

不久以前，卡繆給了我們一部非常令人矚目的獨白故事，這就是一九五六年 La Chute（「墮落」），這部作品也展示了同樣說故事的藝術。一個法國律師在阿姆斯特丹一間水手酒吧裏審視自己的良心，爲自己做了畫像，這是一面當代人都可以在其中認出自己的鏡子。在這些審視中，我們可以看到，答爾丟夫^①與厭世者合而爲一，而作者這樣做，是透過了法蘭西古典文學中一直有傑出表現的人性科學。作者苛求真理，而在他手上銳利的諷刺，也就變成了對於隨處可見的偽善的武器。當然，我們可能會急着想知道，卡繆堅持着齊克果式的罪惡感究竟要衝向何處，因爲這種罪惡感的無底深淵是處處存在的，而我們也總是感覺到，作者在他的發展中已經到達了轉捩點。

以個人來說，卡繆已經遠遠地超越了虛無主義，他嚴肅又嚴厲的沉思重建起已經摧毀的東西，力圖使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上有其實現的可能，這些都使他成爲人道主義者，而這個人道主義者沒有忘記地中海岸提帕薩耀眼的陽光中向他所揭示的希臘美與均衡。

卡繆是活躍的，有高度創造力的，即使在法蘭西之外，也屬於文學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被一種真誠的道德感所激勵，將整個生命奉獻於人生最基本的問題之探討，而這種內在的趨向，無疑地符合諾貝爾獎設立的理想主義目標。他雖然不斷確定人類處境的荒謬，在後面支撐的却不是

① Tartuffe，法國戲劇家莫里哀所作同名喜劇中的偽君子。

荒瘠的否定論。他的荒謬觀可說是由一種強而有力的無上誠命所補充，這即是一個「但是」，是一種要背叛荒謬的意志：他爲了要喚起這種意志，因此便創造了一種價值。

致答辭

卡 修

在接受你們自由的學院如此慷慨地給與我的榮譽之際，我為感謝是深重的，尤其當我考慮到這份獎賞遠遠超過我個人的成績時。每一個人都希望獲得肯定，而藝術家更是如此。我也是一樣。但對於你們所做的決定，我必須將它對真正的我所造成的衝激來加以比較，才能領會。對於一個幾乎仍舊年輕，唯一富有的是他的懷疑，而他的作品仍舊在成長中，慣於生活在工作的孤獨中或對友情的迴避中的這樣一個人，當他突然在孤單而沉潛的情況之下聽到頒給他的榮譽，把他置於耀眼光亮的中央時，他如何不會感到恐慌？而當歐洲其他的作家——其中有些是最偉大的——被勒令沉默，甚至在他們的祖國經歷無止境的慘痛遭遇之際，仍不能發言，這時他接受這個榮譽，內心更是何等複雜？

我就是感到這種震驚與騷亂。為了重新獲得心安，我不得不接納這過於慷慨的幸運。由於只靠我的成就，我還配不上這份榮幸，我發現除了那終生支持我，即使在最矛盾的情況之下都未曾離棄我的力量以外，我沒有任何別的支柱：這支柱就是我对我的藝術和做為一個寫作者的角色看法。讓我以感謝與友情的心境，儘可能簡短的把這個看法告訴各位。

就我自己來說，沒有藝術，我便無法生活。但我從沒有把它置於一切之上。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說我需要它，那是因為我無法把藝術跟我的同胞分開，是它允許我這樣一個人跟我的同胞生活在同一水平上。它是一種方法，向同胞們提供一幅共有的苦樂畫面，因而得以激勵大多數的人。它驅使藝術家無法自外於同胞；它使他服膺最卑微和最普遍的真理與事實。那因自覺到與衆不同，而選擇了藝術爲其終身職志的人，不久就會明白，除非他承認自己與人無別，他便不但不能保持他的藝術，而且不能保持他與人的不同。一個藝術家，在他經歷到他所不能不有的美感，他所無法擺脫的人際關係時，他便將自己跟他人熔爲一爐了。真正的藝術家是不輕視任何東西的；他們的責任勿寧是去了解，而不是去論斷。如果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不得不站在某一邊時，那麼，或許他們只能站在尼采所說的那種社會的一邊，就是由創造者來統治，而不是由法官來統治的社會——不論這創造者是工人，還是知識份子。

基於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寫作者無法擺脫艱鉅的義務。正因為他是寫作者，在當今這個時代，他就不可能去爲那些製造歷史的人服務，而他要服務的卻是那些忍受歷史的人。否則，他便會陷於孤獨，而他的藝術也將被剝奪。任由暴君的百萬人馬，都無法使他擺脫由此而來的孤立——即使他跟他們亦步亦趨，而且越是亦步亦趨，他越會感到孤獨。但是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囚犯的沉默，却足以把他從這種放逐中挽救出來，至少，當他享有自由的時候，致力於不去忘記這種沉默而把它傳達出來，並藉着他的藝術而使它發出聲音——這時他便得以擺脫那孤立。

雖然我們沒有一個人偉大得足以承擔這個任務。但是，在人生的各種境遇中——不論在隱晦或短暫的聲名中，或者在專制者的牢獄，或者能自由發表作品的時候，作家只能在鞠躬盡瘁地承受為真理服務和為自由服務這兩項使他的作品成為偉大的任務時，才能獲得億萬人民的心，並受到億萬人民的承認。因為作家的職責，是在於團結大多數的人民。他的藝術不應該和一切的謊言和奴役妥協。因為，不論謊言與奴役在什麼地方得勢，都會產生孤寂。不論我們個人的弱點是什麼，我們作品的高貴處，永遠是根植在兩項十分艱於遵守的誓約：對於我們明知之事絕不說謊，並且奮力去抵抗壓迫。

在這二十多年瘋狂的歷史中，在時代巨變裏，和我這一代其他的人們一樣絕望地迷失的我，却一直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支持：一種深藏於內心的情感，認為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裏寫作，是一種榮耀——因為寫作是一種誓約——不僅僅祇是爲了寫作的誓約。尤其在審視着我自己的力量和存在的情境時，寫作，是一種和我共同活過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人們，一起忍受我們相同的悲慘和希望的誓約。這些人們，在第一次大戰時期降生，希特勒上臺和第一個革命的徵兆正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正值二十歲上下的年紀；在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世界和充滿了酷刑拷打和囚禁的歐洲中，他們完成了他們的教育。正好是這些人，在今天，他們必需在一個為孩子武器所毀滅的威脅下的世界裏，生養子女，從事創作。對於這些人，我想，沒有一個人能要求他成爲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甚至認為：我們應該去理解那些在極端絕望中，主張墮落和競相趨向於這時代的虛無主義的人們。但是，事實上，我們當中大部份的人，不論在我的國家、或者在整個